



白鸟书系

错过你是 最久的遗憾

娓娓安◎著

每个女孩子心里都有一个人，一个苦苦爱着然而没有希望的人。
我们的一生可能会遇到很多人，我们爱着的、爱着我们的，而在一开始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遇到的，可能就是这一生的最爱。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错过你是 最久的遗憾

娓娓安◎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错过你是最久的遗憾 / 妮妮安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059-8980-1

I. ①错… II. ①妮妮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5372 号

错过你是最久的遗憾

作 者: 妮妮安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朱彦玲

责任编辑: 胡 笋

封面设计: 刘红刚

复 审 人: 苏 晶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周 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52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hus@clapnet.cn

印 刷: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89千字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980-1

定 价: 29.80 元

目录

1	一、沧海桑田
7	二、回忆
13	三、再相见
21	四、商业竞争
27	五、伊妍
34	六、复燃
40	七、结婚
49	八、曝光
61	九、创业
69	十、订婚
86	十一、我回来了
95	十二、高塔
105	十三、回不去的 1708
119	十四、革命感情
128	十五、倾城
141	十六、竞争
153	十七、道德的枷锁
174	十八、不变的爱
189	十九、荆棘鸟
196	尾声

一、沧海桑田

上海这座都市，物欲横流。三年前，我曾经仓皇逃离；而三年后，我还是回到了原点。望着这三年里拔地而起的巍巍高楼，我登时有沧海桑田的感觉。

程远的公司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窝在陋巷里的小破公司了，现在有了二十几个设计师，三支比较稳定的装修队伍，虽然在上海依旧只能算个中等规模的装潢公司，但是“忆书”这些年声誉不错，这几年稳定地走着上升的趋势。

我走进程远的办公室，三年的时间他倒没有多大改变，短短寸发下的脸依旧棱角分明，眸子深邃而且黑亮，一身银灰色的休闲西装，剪裁适度，穿着合体。此时的他正一只手撑在台子上，望着桌上的图纸，微微蹙眉。

我凝视着程远，不禁暗自叹了口气，时光对于男人似乎总比女人更加宽容些。比如此时的我，定是早没了年少时的青春与锐利，一身中规中矩的月白色职业裙装，微卷的长发，对镜自照便觉苍老和倦怠。而他却还是这般锋利如刀刃的。

我等了会儿，见他始终没抬起头来，便只能敲了敲门。

“心悠？”他乍见我，眉宇间掠过一丝惊讶，随即便是绽开笑颜，“什么时候回国的？怎么都没通知一声！”

“也就前几天刚刚回来而已。”我虽然想了很多遍再见到程远的情景，但是面对他的笑颜，我却还是只能用客套而疏离的语气回答。

“我们有好些年没见了是吧？”程远一边迎我进屋，一边为我倒了杯茶，他掐指算了算，“该有三年了。怎么，你法国那边毕业了？”

我喝了口茶，听他这么问，便乖乖地点了点头。

“那来寻我做什么？”程远分明有着戏谑的神情，寒星一般的眸子里跳着愉悦的光芒，“是来我这儿找份工作？”

我有些赧然：“反正我学的是建筑设计专业，与其到其他人那儿谋职，不如在你这儿工作更好吧？”

程远爽朗大笑：“三年前我借了笔钱让你去法国留学，你可是答应了我毕业后会来我这里工作的，今天你自然要履行这份诺言。”

“这么说你是同意给我这份工作了吗？”一切远没我想象的那么复杂，我不禁舒了口气。

“你以为呢？”程远向我伸出了手，算是已经接纳了我的存在。

我也伸出手与他相握，他的手还是那般干燥、有力，在相握的瞬间，那么多往事，倏然涌上心头。

离开程远办公室后，我打了个电话给奕晗，他的电话仍是忙音，我想他大概还奔赴在各个公司的面试场合，于是也就没有再打扰。

奕晗是我在法国认识的留学生，我们一齐求学，顺理成章地相恋，毕业后一起回国求职。一时得不到他的回音，我便翻开手机寻着出国前的那些故友。

想起回国时周剑锋在人人网上给我发的消息，我就打了个电话给他。

“心悠。”他一见我，就挠了挠头，特腼腆地笑。比起那时候他那黑西装红袜子的惊人造型，他现在穿得虽然休闲，却还是洋气多了，一件米色T恤，一条浅色裤子，看上去并不多昂贵，但至少顺眼多了。

“看起来混得不错？”我微笑着说道。

“也不过就是这样。”周剑锋的笑容总是这般和煦谦卑的，他上下打量着我，眼神中本是带着愉悦的，但不知想到了什么，转瞬便怅惘了起来，他有些局促不安地问道，

“心悠，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我心里一震，便知道他话语里的含义，但面对着这个曾经的好友，我也不愿过多隐瞒自己的心情，便耸耸肩说道：“好和不好该怎么界定呢！剑锋，你知道我是怎么



去到巴黎的。一开始我确实以为自己心里的伤怎么都好不了了，可到底也是过来了。这三年我过得很平静，也认识了一个很好的男孩子。”

“那就好，”周剑锋微微叹了口气，“虽然当时我就不看好你和江纯一，可是也没想到会以这么惨烈的方式分开。这三年也没怎么联系，现在看到你我到底是放心了。”

我不愿在这个话题上继续讨论下去，便开门见山地说道：“剑锋，我这次找你是想拜托你个事，我和我男朋友都刚从巴黎回来，对现在的上海也不太熟悉，你看能不能找个合适的地儿给我们住？租金最好一千以内的。”

“好的，我帮你留意一下，但是我不能保证能找到。”周剑锋是个实心眼的人，他说这句话绝对不是为了活跃气氛而搞笑，他真心实意这么想着，便也就这么说道。

我被他的实诚逗笑，想起分别那么多年，便关心起他的终身大事来，于是问道：“说起来，剑锋，结婚了没？”

“是认识了个好姑娘……不过这些年忙得……”周剑锋搓着手说道，“不过也准备这些天去领证了。”

看他脸红得跟小番茄似的，我也不和他多逗趣，于是寒暄了几句离开，回到暂住的宾馆的时候，奕晗已经回来了，他告诉我他在瑞达找到了工作——那可是一家大设计院。我又是羡慕又是嫉妒，两人一番缠绵，已是夜深。

而在夜半，我突然惊醒的时候，看着手机里有一条未读短信，手指却微微颤抖了一下，虽然是一串陌生的号码，可我直觉那就是江纯一的，屏幕上只有短短的七个字——“我知道，你回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一震，望向窗外，久久不能平息。

我一直以为自己遗忘了江纯一，可是手机里的名字删除了，只看到这串号码，就能记起号码的主人，而他竟也如斯固执，这三年没有换过号码。我已经不敢想象，成名了的他还能记得我，因为当初本就是背叛了这段感情。如果他对我们的感情曾经有过这样的珍惜，大抵就不会是今天的结局了。我望着身边熟睡的奕晗，告诫自己不要再胡思乱想，而后删除了这条消息，关了手机躺下。



可是记忆却如开了闸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在梦里，我回到了自己十八岁那年，我初见江纯一时他那蓬头垢面跟个野人似的样儿，后来他和伊妍组建乐队时，穿着白衬衫弹着吉他的样子，我记得他在弹奏《加州旅馆》时，他修长的手指掠过琴弦，嘶哑的歌声仿佛有着穿透人心的魔力，他的眼睛，清澈而明亮。就在那个晚上，我迷恋上了他。

“江纯一……”不经意间我喃喃地念了他的名字。

第二天周剑锋带着我们看房子，趁着奕晗去交租金的时候，他偷偷说了句：“你男朋友看上去挺不错的，比那会儿你和江纯一在一起的时候看上去踏实多了。”

我笑笑，笑容中有着无法掩饰的殇：“人总归是吃一堑长一智的。”

周剑锋看着我，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问道：“这些年和江纯一联系过吗？”

我沉吟片刻，淡淡地说道：“怎么会还有联系！”

“我和他还是有些联系，他虽然出了名，倒也没怎么忘记老朋友，不过关键是我觉得……”

我看见奕晗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就截住了他要说的话，兴奋地朝奕晗挥挥手，向他的方向奔了过去。周剑锋似乎也是叹了口气，跟在我后面慢慢地踱了过来。

我挽着奕晗，兴高采烈，情绪高涨，可是连我自己都感觉到我的情绪有些表演性的夸张。

我和周剑锋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呢？对，是在酒吧里。那个时候伊妍和江纯一两人的组合刚好小有名气，周剑锋则还是在酒吧里打工的穷学生，那身侍应生西装服和红袜子的惊悚打扮，大抵就是初见时的印象。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都是一无所有，可是却特别开心，我们在一起吃火锅，在一起喝啤酒，在一起打牌。只是当时的我们，又怎么会知道以后的命运，竟会是这样的光怪陆离！

程远发消息来说要替我接风。我便在安顿好后，带着奕晗去赴了程远的约。

程远是带着舒慧姐和他的孩子来的，舒慧的一头长发斜斜绾起，以一朵百合花样式的发夹别着，脸上化着淡妆，一身白色衣裙，整个人打扮得如同出水芙蓉般清新秀丽，比起三年前她那女强人似的装束，我觉得这样的打扮更适合她，她骨子里有着林黛玉似的楚楚的美，而这样的打扮更衬托了她的气质。

我对她笑了一笑，目光却不由自主被那个小家伙吸引，他看上去很神气，唇红齿白，眼睛溜溜转，也不怕生，看见我们就笑。

我忍不住喜欢，从程远怀里抱过这个孩子，而他笑得咯咯的，开心极了，“真可爱，他叫什么名呢？”

“灵驰，还是我爸找个风水先生起的，可我怎么听都有点怪怪的。”程远笑笑，“你叫他灵灵好了。”

“囡囡？”我忍不住笑。

这会儿小家伙已经和奕晗闹起来了，不住地去抓他的眼镜。奕晗本就喜欢孩子，何况灵驰这般活泼可爱，也就一点不恼火，任他把眼镜攥手里玩儿。

“灵灵，把眼镜还给叔叔。”程远假意板下了脸，可是嘴角却抑不住笑——他原本也是个喜欢孩子的人。

舒慧姐一直有着倦怠不力的慵懒气质，瞥到奕晗的时候眼睛才微微一亮：“心悠，这就是你在巴黎认识的男朋友？”

我觉得她的神态有一瞬的暧昧莫名，但也只能微笑着点点头。

这会儿奕晗还抱着程灵驰在玩耍。舒慧姐忍不住打趣道：“既然都这么喜欢小孩儿，为什么不早点生一个呢？”

我心里一震，那个隐藏在心底三年的秘密，被舒慧姐的一句话给勾了上来；我倘若还能听见那个来不及出世就已经离去的孩子咿呀咿呀的哭声——是的，他一定在那个我看不见的地方哭泣着，埋怨着我当年的狠心。即使我极力想掩饰，可是我的脸色终究是变得苍白了。

程远是知晓我的秘密的，因此他微笑着化解了我的局促不安，说道：“他们都刚



到上海发展，根本没有经济基础，总归要等一切都稳定了再说。”

我定了定神，说道：“是啊，我和奕晗也是这么想的。”

程远看出我的尴尬，于是微微一笑道：“你叫奕晗是吧？听心悠说你也是设计师，成绩也很优秀，可惜没来我们公司，真是我的损失啊。”他不动声色地岔开了话题，和三年前一样，他总是懂得用最恰当的方式保护我。

我瞥向程远的眼神带着感激。

“我和心悠的设计风格是剑走两锋，在一起工作，恐怕会争吵多过默契，这带给程总的损失可能更大了。”奕晗扬起嘴角微微一笑。

奕晗和程远谈得投缘，而我和舒慧姐却似除了灵灵之外没有多余的话题，气氛相对就差多了。

我觉得舒慧姐有点心不在焉，偶尔瞥向窗外，神情格外百无聊赖。不过这种眼神也只是瞬间的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她还是美丽高贵优雅的程夫人。只是相比于三年前，她那种活力和生气，似乎都黯淡不见了。

我脑子里掠过初见舒慧姐的情景，那个时候我还是少不更事的十八岁年纪，和江纯一、周剑锋、伊妍合租在一个小筒子楼里，她的出现就犹如一道靓丽的风景，我还记得她那时穿着米黄色的风衣，围着别致的格子丝巾，染的酒红色的长发。也许那个时候她给我美的震撼太深，到现在都深深烙印在我脑子里。我想起江纯一跟我说舒慧是他姐姐时，舒慧微微变色的脸。那些往事，想刻意抹去，却总是不合时宜地在我脑海里出现。

二、回忆

那天聚会后，我们也就按部就班地进入了现在的生活轨道。我来到程远的公司正式上班，却被人事部安排在厕所对面的一个位置。

我去饮水区倒水的时候碰到正在泡咖啡的程远，他很抱歉地对我说：“办公室拥挤了点，反正要搬场了，以后再给你换个位置。”

我耸耸肩表示无所谓。

“不过倒也是，像我这样绯闻太多的男人，对女人如果太好，很容易有流言蜚语的。”程远捋了捋短短的头发，很是风骚地说道。他和三年前一样，总是这般自我感觉良好，仿佛他还是学校里那个万人迷的角色。

我看他那般自恋，无奈地应和道：“老大，你既然知道就收敛点啦！我觉得舒慧姐精神不大好啊，是不是你外面玩太疯了？”

程远眸子里一丝凝聚的迟疑，随即笑笑：“你多心了吧？好好工作，别干涉我的私事了。”

那番简短对话后，那天我便没有在公司看到程远，我对着电脑，做着简单的文件分类。而在那天下班后，舒慧姐却又将我约了过去，她穿着黑色的长裙，坐在咖啡馆里，就好像月光洒在地面上，说不出的清幽寂寥。

明明是刚刚见过，却又单独约见，我觉着事情不寻常，却又不敢多问，只能笑着装作没事人似的打招呼：“舒慧姐。”

“心悠。”她也对我笑，可是眼神中充满倦怠。

“舒慧姐……你精神看上去不大好，最近休息得少吗？还是程远……”我小心翼翼



翼地问。

舒慧摇摇头，嘴角的笑意颇有些讥诮：“我和他一块儿长大的，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我嫁给他，本就没有希望他改变。这几年我辞了工作，在家专心做家庭妇女——心悠，不要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肯定不同意一个女人的价值全部奉献给家庭，可是你是你，我是我，我们的人生轨迹和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

我只好咽下了刚要说的话，关于这个问题，三年前大抵就争执过，我是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想法加诸在别人身上，只是，我分明看到了舒慧的寂寥。

舒慧定定地看着我：“心悠，三年前你去了法国，你走得那么决绝，看到纯一为你那么伤心，老实说我都忍不住嫉妒和憎恨你，可是我也知道我没资格去恨你，因为我也伤害过纯一；三年后你又回来了，还是那么神采飞扬，可是我却觉得自己垂垂老去了。心悠，如果你念着我们之间的情谊，请离程远远一点，也离纯一远一点。”

我讥嘲地笑道：“舒慧姐，你明明知道，三年前的事，根本不是我抛弃了江纯一，而恰恰是他背叛和放弃了我。”

“不管怎样都好，我希望这种伤害不要再扩散下去。”

我闷闷不乐地和舒慧结束了这场谈话，一个人走出咖啡馆，等着回到租借房子的公交车。

本是晴朗的天，不知怎么就淅淅沥沥下起了雨。我抬起头看着空中飞旋下落的雨点，忽而想起了三年前的那个夜晚，似乎也是一个人走在路上，然后淅淅沥沥的雨落下，我只是固执地一个人在雨中走着，然后雨越下越大，直到将我整个人都淋了个湿透。

那个晚上，我本是拿着医生的化验单子，想去告诉江纯一我怀孕的消息，却在开门的刹那就听到了不该听的声音——我几乎是不敢相信的，可是随着那些声音越来越强烈，我终于明白，我曾信赖的感情终成了背弃，那些曾经的情话在时光和现实面前终究是不堪一击，幼年的噩梦沉沉压来，现实的当头一棒让我几乎窒息——我握着钥匙的手颤抖着，在钥匙孔里插了好几下都不敢转开。

最后，我终是下定决心，用力扭了一下钥匙，打开了门。

我看着两个人的身影在黑暗中交织，而其中一个人我再熟悉不过，他们吻得激烈，交集着喘息声和呻吟，衣衫丢得满房间都是。纵然已经在进屋前就预料到会看到什么，可是真的面对这一幕，我却仍是被这丑恶刺激得肠胃不适。我看着那个女人占据我的床、我的位置和我的男人，而我却只能傻子一般呆立在那里——是的，我真是个傻子，我怎么会去相信这个男人的甜言蜜语，相信他会在声名鹊起后仍对自己始终如一——可是换作我，我又能做到吗？不过是十八九岁的一场爱恋，又怎敌得过这浮华尘世数十年的诱惑！我撇了撇嘴想笑，可是那一刻真的是笑不出来了。

“心悠！”江纯一突然注意到了伫立在黑暗中的我，马上跳起身来，抓住了我的手。

我的声音如同裂帛，却透着令我自己也意外的平静，我说：“江纯一，这算什么？”

“对……对不起，我只是喝多了点……”江纯一低垂着头，躲避着我的目光，他在向我道歉，可是声音里却毫无诚意。

我忽而轻笑出声：他还真不是个合格的演艺圈人士，这样可笑的演技，连我也骗不了，以后又怎么去骗那些窥探着演艺圈的看众？

我瞥了他身后那个正在穿衣服的女孩子一眼，就是当时和他演对手戏的女星欧阳雪，她看到事情闹大，就迅速地拿着东西溜出了房间。我没有去拦她，因为这本就是我和江纯一之间的事。

“江纯一，你告诉我，这算什么！”我将单子拍在他的脸上，“江纯一，我让你后悔一辈子！”

我坐在公交车上，微微有些困乏，打了个盹，却被自己梦境里的那句话惊醒，睁开眼环顾四周，才记起那件事已经过去三年多了，可是这三年来，却总是犹如一条巨大的伤痕，歪歪曲曲地盘桓在我的心底。

我没有告诉奕晗这些事，只是语焉不详地提过我在国内有个男朋友，后来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了，我们遵循着不过问彼此过去事情的原则，默契和谐地过了这几年。可



是这次回到上海，我却觉得，过去的事，犹如洪潮，扑面而来，我逃避不了了。我有些惶恐，不知道奕晗如果知道我不仅仅和那个男人同居过，还曾经为那个男人堕过胎，他还能不能接受我。可是骨子里的骄傲又让我觉得，如果他这样都不能接受，那么勉强地维系又有什么意义？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躲在公司——其实也没什么活儿，但是总会无意识地把时间磨蹭到很晚，结果这天走的时候偌大的办公室都没人了，结果刚要关灯走人的时候，办公室里突然传来程远的声音，差点没把我吓个半死。

“你不关灯会吓死人啊！”我拍了拍胸口，抚慰我刚几乎被吓飞的魂灵。

“我一般只开台灯办公。”程远颇为义正词严地回应，他打量着我说道，“这两天看你都很晚走啊，我记得我没布置那么多工作给你啊。怎么，不想回家？”

我白他一眼：“你不也一样？”

“我跟你不同，虽然平时你觉着我老不见人，可公司是我的，我得操心很多事的好吧？你不想回家呢，只有一个可能，是不是和奕晗吵架了？”

我沮丧地摇头。

“说的也是，那男孩子看上去脾气很好，估计真吵起来了也会让着你。”

我望着程远，他的脸庞瘦削，目光深邃，虽然有些嬉皮笑脸的，可是看着他，我的心里却总会有种奇特的稳定感。我就犹如十九岁那年一样，将所有的软弱和无助展现在他面前：“程远，我收到江纯一的消息了——也许是我多想了，可是我总有点害怕。”

“害怕什么？”他的眼睛里有跳动的微光。

我叹了口气：“也许我这样说会很可笑，他已经是个大明星了，能对我这个小平民还惦念什么？可是我求之不易的平静生活，总怕会被打破。”

“如果真的害怕，为什么还要回来？”

程远的话，瞬间叩开了我的心扉。我望着他，眼神里有着微微的波澜：是啊，如果真的那么害怕，为什么还要回来？是不是我的潜意识里，还是想见到他？

“他是你的初恋。初恋，不是那么容易忘记的。何况你们之间，还曾有过血脉的维系。”程远的话，沉沉地，慢慢地打开了我的记忆。

我却不禁又想起舒慧姐单独约见时和我说过的那番蹊跷的话，想着舒慧姐的神态，忍不住质疑：“你和舒慧姐，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只是有些爱，时间太久，就会变质了。”程远微微弯起嘴角，他的声音，沉郁得如同电影外的配音。

程远的话让我心里很沉重：是不是所有的爱，都会有着短暂的保质期？那我希冀的那种恒久不变的感情，是不是只是一种奢望呢？

那晚我回家，奕晗还拿着他那小笔记本电脑画图，我丢下包，抱住他，叹口气道：“亲爱的，好累。”

“怎么了，最近程远给了你很多工作吗？”奕晗合上电脑，抱着我问道。

我笑了笑，坐在他的腿上，勾住他的脖子，开始肆虐地攻占他的唇部。

“干什么呢，小调皮鬼！”一开始他还有些抗拒，“等我把工作做完。”可后来他索性抱着我，把我结结实实地压在床上。

我脱去他的衬衫，然后脱掉自己的裙子，我们在床上翻云覆雨，枕头、被子一律被我们踢到床下。

夜很沉了，我枕在奕晗的胳膊上，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

“在想什么呢？”他摇摇胳膊。

我把脸转向他：“奕晗，要不把你爸爸和我妈妈接过来，我们就结婚？”

“嗯？你不是一直不同意这么早就结婚吗？”

“我只是想早点安定下来。”

“再等等吧，现在的我，什么都给不起你，我想等我更有经济实力的时候，风风光光地娶你回来。”

夜更深了，而我却没有睡着，扭头望着奕晗，心里涌过一阵温柔，可是心里又似



乎变成了江纯一的脸，犹如一个梦魇，在我心里纠结不去。

我坐了起来，走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当我拿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走出浴室的时候，看到手机屏幕亮起的蓝光，我拿起来一看，却又是江纯一的短信。我闭上眼，直接将消息删除。我想，我必须让自己快点安定下来，再也不能和江纯一有什么纠缠了。

三、再相见

我总是个试图用工作来逃避情感的人，就犹如三年前，我逃到巴黎，用繁重的学业来逃避我和江纯一的事情。

三年前，我在飞往巴黎的飞机上认识了一个瘦得跟豆芽儿似的男孩，他叫叶昕，可是他却就让我叫他豆芽。他是那么健谈的人，就那么几小时的时间他几乎将他从出生到当时的事儿都说了一遍，末了还加上一句：“我有个兄弟叫方奕晗，他刚和国内的女朋友分手，现下是独自一个人，你有没有兴趣认识他？”

然后我在豆芽的介绍下认识了方奕晗。他和江纯一完全不同，是个沉静得如同一汪池水的男孩儿，在异国他乡的日子是他一直照顾着我，让我在忐忑中渐渐得到了安定和温暖。于是感情就在这样的相处中渐渐滋生，没有我和江纯一天崩地裂似的激烈，只有相濡以沫的暖意。

我外表倔强，骨子里却脆弱且缺乏安全感，总是伪装坚强往前奔跑着，只是害怕停下来时无法停留在原地，所以方奕晗的温柔和细致，让我一下释放了所有的软弱和恐惧。我记得我病倒无处就医时，奕晗握着我的手，他掌心里传来暖流。我看着他，像个孩子似的哭了，我说：“奕晗，别离开我。”

我像个孩子似的依赖着方奕晗，这种依赖，如同饮鸩止渴，我越发害怕有一天他也会背叛，会遗弃我们之间曾有的美好。我不知道，是幼年父亲的出轨让我失却了对感情的信心，抑或是江纯一给予我的这场梦魇——仅仅是在巴黎的那一次远远窥见，我就明白这层伤害，这层恨意，脱落了时光，却仍然没办法从我心里剥离而去。

我还记得那年巴黎时装周的时候，我想去看热闹，奕晗对这种堆砌的衣服秀本来